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概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張曉明指出香港需正能量切中肯綮

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副主席兼秘書長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七一回歸紀念日表示，7月1日是值得香港同胞永遠慶賀的一個喜慶日子，香港需要祥和、需要理性、需要正能量。張曉明主任將正能量用之於香港社會，不僅有的放矢，而且十分妥貼，顯示張曉明主任看問題能切中肯綮，一針見血，振聾發聵，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香港社會過去太多非理性的爭拗和內耗，令太多負能量消耗了社會的精力與和諧，錯失許多發展良機。香港的確需要祥和、需要理性、需要正能量，港人才能同舟共濟再譜寫不朽香江名句。

七一回歸紀念日，超過22萬香港市民參與各區的慶回歸活動，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參與慶回歸活動時表示：「7月1日是值得香港同胞永遠慶賀的一個喜慶日子，香港需要祥和、需要理性、需要正能量。今年有那麼多人上街遊行，恰恰說明了『一國兩制』下，香港享有充分的自由及權利。」張曉明主任將正能量用之於香港社會，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習近平主席多次提到正能量

去年12月7日至11日習近平在廣東考察時指出，要聚各項相關改革協調推進的正能量。今年「兩會」習近平參加遼寧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充分發揮各方面英雄人物的榜樣作用，大力激發社會正能量，為實現中國夢提供強大精神動力。去年12月13日習近平會見美國前總統卡特時說，中美雙方要不畏艱難，勇於創

新，積聚正能量，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開創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新局面。今年3月24日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的演講中表示，中俄兩國共同發展，將給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提供更廣闊發展空間，將為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提供正能量。習近平主席在內政和外交兩方面都提倡正能量，顯示了消除負面能量的決心，也顯示中國道路、中國精神、中國信心，正在匯聚起中國磅礴的正能量。

將正能量用之於香港社會十分妥貼

張曉明主任來港履新不到一月，3月10日首度與香港傳媒見面就指出：「『西環』不治港，但是『西環』要查職，要把中央賦予我們中聯辦的職責履行好，把我們該做的事情做好。」張曉明的話擲地有聲，激濁揚

清，不僅有助於港人認識中聯辦的地位和角色，而且對反對派「西環治港」的謠言具有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張曉明主任七一回歸紀念日將正能量用之於香港社會，不僅有的放矢，而且十分妥貼。張曉明主任要言不煩，一字千鈞，顯示他看問題能切中肯綮，一針見血，振聾發聵。

回歸16年來，反對派利用市民對政府施政的一些不滿，製造矛盾，分化社會，香港陷入內耗深淵，民粹主義氾濫，內耗和爭拗不斷，令政府動輒得咎，難以集中精力進行科學有效的決策，社會亦缺乏搞好經濟的和諧環境，這不僅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亦令香港社會產生了可能被邊緣化的憂慮。周邊危機與本港內耗交織，令市民憂心。張曉明主任指出香港需要祥和、需要理性、需要正能量，的確是切中肯綮，一針見血，振聾發聵。

必須對內耗和折騰說不

香港政治內耗不斷，經濟缺乏新動力和增長點，香港經濟優勢加速下滑，紛爭加劇，令人更擔憂的是社會缺乏共識、凝聚力和進取性。香港社會過去太多非理性的爭拗和內耗，令太多負能量消耗了社會的精力與和諧，致使香港一度蹉跎歲月，錯失許多發展良機。香港再也經不住內耗和折騰，如果香港市民不勇於面對挑戰，承擔責任，重拾以前的幹勁，為香港的



楊志紅

前途拚搏、扭轉劣勢，香港將會在祖國壯大中邊緣化，在激烈競爭中沉淪。張曉明主任指出香港需要祥和、需要理性、需要正能量，啟示社會各界必須抵制負能量，對反對派挑動的無休無止的內耗和折騰說不。

10年前的2003年，香港有抗擊沙士的精神，當時沙士疫症造成約300名市民死亡，1700多人受感染，香港被世界衛生組織宣佈為疫區。在沙士期間，醫護及科研人員緊守崗位，冒着生命威脅，尋找病源，搶救病人；公務員、社福及公共機構、學校等亦面對危難和挑戰，一往無前，在最前線拚搏；全體香港市民都齊心一意抗疫，嚴密防範，遏止疫症蔓延。危難當中，有不少煥發人性光輝的故事。這些正能量的例子，值得港人發揚光大。

「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可說是中央贈予港人的金玉良言。對此深思，可知不和諧便沒機遇，不發展便沒前途，沒有發展與和諧，社會的負能量就會越多。香港各階層、各界別都應以香港的整體利益為重，共同努力創造和發揮更多正能量，再續寫不朽香江名句。

斯諾登告訴我們什麼？

駱晉

29歲的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斯諾登，儘管已於6月23日離開香港，但是他攪動的一場席捲全球的政治風暴，令人刮目相看。這場風暴不僅將美國網絡罪行行為公之於眾，也將美國政府虛偽的「自由民主」面紗徹底撕下；同時亦將全世界最大的「間諜王國」——美國針對中國的行動曝光。包括香港在內的國際社會因此看到，美國情報機構插手香港事務不是沒有，而是很嚴重，美國正在千方百計將香港塑造其牽制、滯留中國發展的基地。

美國瘋狂插手香港事務，受傷害最大的，當然是香港以及國家利益。斯諾登事件告訴700萬香港市民，美國針對香港及中國內地，除了公開的外交人員、隱身的特工外，還有數目龐大的網絡部隊，他們利用網絡手段標榜終端用戶，進行傷害和掠奪。面對這樣的事實，很多香港市民如夢初醒，中央政府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的憂慮並非無中生有，而是到了必須重視的程度。

美國利用網絡瘋狂入侵香港

過去一個月的香港，有如「007」諜戰片現場。斯諾登以前CIA僱員身份，將大量美國軍方機密帶到香港並公開予英美媒體，其後再向香港《南華早報》曝料，揭露美國自2009年開始就已將目標鎖定香港，並數百次入侵大學、社會團體及私人電腦；美國政府針對香港的目標終端用戶網絡入侵成功率達到75%。

斯諾登公開的信息，讓香港市民醒悟到兩點，一是美國人「說一套、做一套」的虛偽面目；二是美國人入侵香港網絡、傷害終端用戶、插手香港事務的具體形態與方式。從而提醒香港市民，小心美國人正在以所謂「國家利益」的理由，傷害我們。斯諾登公開了美國政府及情報機構對香港的態度做法後，相信包括美國駐港領事館在內的美國公信力，將會大大減弱。有些學者認為，「美國插手香港事務」的方式與形式，一般體現在四個層面：第一，美國政府及駐港總領事館外交人員；第二，一些和香港有淵源和關係的西方政客或組織，包括有政治目的基金會、智庫；第三，英美培植的「留守」或滲透在香港各個重要領域的潛伏人員；第四，在一些重要時刻和重要問題上，英美等國政府公開發表某些言論。

但是斯諾登卻證實了另外一些東西，即干預、插手香港事務，除了傳統做法，美國還利用高科技手段，組織數目龐大的網絡間諜，日以繼夜地盯住香港，入侵終端用戶，入侵私人電腦，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想拿什麼就拿什麼。美國國家安全局曾入侵中國電訊公司以獲取手機短信信息，並持續攻擊清華大學的主幹網絡以及電訊公司Pacnet香港總部的計算機，該公司擁有區內最龐大的海底光纖電纜網絡。

中情局在香港有行動基地

斯諾登在與英《衛報》記者對話時，將美國人在亞洲的情報部署曝光。例如，他在訪問中主動提及，美國中央情報局在香港設有行動基地，就在美駐港總領事館之內。英國《衛報》記者在報道中如此寫道：「Snowden chatted with me live from a Hong Kong hotel room, not far from a CIA base in the US consulate.」（斯諾登和我在香港一間酒店對話，離駐港總領事館內的中央情報局基地並不遠）同時斯諾登打趣地說：「我肯定，他們下周一定會很忙。」

年後隸屬國家情報局。CIA遠東諜報基地，自成立以來，一直設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內。長期以來，中情局的情報人員以此為平台，以外交人員身份為掩護，在香港大肆進行諜報活動。據美國《地緣指導》雜誌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美國外派人員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大量情報人員在文化、商務、外交人員身份的掩護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報外，還以香港為跳板，開展針對中國內地的間諜活動。有評論引述一個例子，回歸前後，在香港破獲的一起間諜案，主犯約瑟夫·陳就是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空軍上校聯絡官的身份，以香港為跳板，前往中國東南沿海搜集軍事演習情報的。

美國利用香港牽制中國

還有一個例子足以說明香港在美國情報機構眼中的地位。2005年，美國綜合19個情報部門，成立一個全新的超級情報機構「國家情報局」；其首位局長內格羅蓬特（John Negroponte），曾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出任美國駐港副領事，負責情報收集工作。假若內格羅蓬特在香港沒有重大收穫，就不可能有他後來的官位。

CIA除了獲取情報之外，職能還有策反、瓦解敵對力量。香港不過是700萬人的小城市，與美國沒有直接利益衝突，但美國卻認為香港擁有其他地區無可比擬的「戰略地位」，例如：資訊發達、出入境自由；靠近中國內地，有地緣便利；人員繁雜，便於隱蔽偽裝。因此過去數十年來，尤其是冷戰時代，香港一直以「間諜之都」的角色存在。儘管回歸之後，這種角色一度消停，但自2003年之後，美國人再次發現香港的戰略角色價值，即可以牽制中國、滯留其發展，香港因此被視為一個全新的反華「橋頭堡」。以往美國針對中國常打的四張牌：疆獨、藏獨、台獨和民運，如今再添一張「港牌」。

斯諾登到港前，很多市民一直以為香港是一個安全、私隱能夠得到保護的城市，但是斯諾登在與《衛報》記者的談話公開後，很多港人如夢初醒，香港「沒有被竊聽過」實際上是一則謊言。回歸前英國軍情六處以及警隊裡的政治部，黑手遮天，打擊報復為所欲為；回歸後，換成了美國中央情報局，而監聽、竊密的層次手段更是不斷提升。

再次印證美駐港機構與反對派關係緊密

斯諾登與「佔領中環」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實際上，如果沒有斯諾登的披露，反對派「佔領中環」背後真正的目的，不可能清晰地展現公眾面前。斯諾登在曝光美國網絡間諜行為、曝光美國中情局在香港的行動與部署後，美駐港人員曾經諮詢香港個別媒體，如何將斯諾登事件的發酵效果降到最低；同時要求媒體及反對派政黨頭面人物沉默寡言，爭取將事件於7·1之前平息，以免影響7·1政治遊行及「佔領中環」行動的繼續發展。

過去每遇到網絡安全問題時，例如議員電郵被竊、網站被黑等，反對派無一例外地將矛頭指向內地，但此次被曝香港有些機構網絡被攻陷，反對派尤其是公民黨一眾黨徒，極罕有地保持「緘默」。在立法會相關辯論時，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將美國的間諜行為輕易帶過，卻將矛頭對準內地。為什麼公民黨如此轉移方向？為什麼香港反對派不敢向美國說不？為什麼自命「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面對斯諾登事件一言不發？為什麼香港記者協會、香港天主教陳日君、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等人保持禁聲？原因恐怕很簡單，美國人是他們的幕後支持者，如果在斯諾登問題上批評美國，「落井下石」，等同斷了自己的後路與財路，所以香港反對派不會做也不敢做。

斯諾登讓美國政府陷於被動。美國政府曾向特區政府要求向斯諾登發出臨時拘捕令。但是，由於美國政府的文件不能全面符合香港法律的要求，特區政府遂向美方要求提供進一步資料；在沒有獲得美方進一步提供資料的情況下，特區政府沒有法律依據拘捕斯諾登並限制其離境。6月23日，斯諾登自行循合法和正常途徑，離開香港，前往第三國。發生在香港的斯諾登事件告一段落，發生在其他地方的斯諾登事件，也許剛開始。 (本文轉載自《茉莉雜誌》7月號)

連鍾庭耀也「踢爆」篤數「民陣」造假太離譜

申不平

在胡適的《差不多先生傳》中，差不多先生總是將「十字」誤寫成「千」字，當被老闆罵時，每次都回應指「千字只比十字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嗎？」在香港政壇，卻有比差不多先生「差不多」的團體，就是每年七一遊行例牌篤數的「民陣」，差不多先生不過是因為做事馬虎，錯而不改，但「民陣」卻是故意造假取悅老闆，誤導公眾。今年更離譜得連身為反對派御用民調專家鍾庭耀也要踢爆其嚴重篤數。然而，「民陣」及反對派敢反駁鍾庭耀的統計嗎？鍾庭耀的點算是8.8萬至9.8萬人，如果民陣堅稱有43萬人，即是說否定了鍾氏民調可信性，但請問鍾庭耀有什麼動機去「壓低」遊行人數呢？而且，將來「佔中」行動還要依賴鍾庭耀民調，反對派質疑鍾庭耀公信力豈非等於自斷一臂？導致反對派現在兩面不是人的處境，說到底都是「民陣」造假走火入魔所致。

今年七一遊行，「民陣」憑「肉眼」點算到43萬人參加；警方公布有6萬6千人；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統計有9萬至11萬人；而鍾庭耀的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則點算到8.8萬至9.8萬人。由於警方是在遊行出發點統計，所以未能統計到中途加入的參加者，所以16萬6千人可作為遊行人數下限。而葉兆輝和鍾庭耀的統計，雖然在具體操作上有不同，但都是包括點算及抽查兩部分，從兩者得出的數據較為接近可以看出，遊行人數介乎9萬至11萬人相信較為符合實況。這個數字明顯與「民陣」的43萬人相差4倍之多。

報大多達4倍 造假走火入魔

對於學者及警方的統計，「民陣」竟然倒過來質疑其可信性，《蘋果日報》等反對派喉舌甚至對學者的統計視而不見，全盤照搬「民陣」的數字。然而，「民陣」質疑學者的統計，但他們從來沒有公布其調查方法，只表示在多個地點派出義工「目測」。但如果真的如「民陣」所言有43萬人經過，究竟需要派出多少義工才能完全點算？在統計學上，以「肉眼」點算出數以十萬計的人流是完全沒有可能的，但「民陣」卻能夠做到，而且似乎不必花費什麼人力。這說明，「民陣」的數字都不是點算出來的，而是「商議」出來的。所以，這就解釋了何以「民陣」每年公布的數字都能符合反對派的「預期」。對於「民陣」黑箱作業的篤數行為，相信任何學者都

不可能認同。因此，當日有進行點算的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也走出來踢爆「民陣」造假，研究計劃高級數據分析師戴捷輝昨日在電台上回應反對派的質疑，表示有關點算方法從04年開始應用，參與點人數的職員亦相當有經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有全程攝錄在軍器廠街途經人流情況，稍後會上載網頁，作公開查閱。意思是其調查方法經得起查證，反對派人士不能因為政治原因質疑其數字的真確性。事實上，鍾庭耀不論其政治立場如何，在點算人數都不可能攔阻車馬的造假，否則其民調公信力將會崩潰，之後也不用開門接生意了。而且，鍾庭耀也沒有必要「壓低」遊行人數，可以斷定有關數字是較為符合實情，「民陣」報大數已經難以抵賴。

鍾庭耀沒有必要「壓低」遊行人數

面對學者質疑，「民陣」不能將頭埋在沙堆，必須向外界解釋其點算的方法，如何得出43萬這個數字，否則「民陣」就是公然造假誠信盡失。然而，現在連鍾氏民調也與「民陣」唱對台，如果「民陣」企硬43萬人，即是說鍾氏民調的調查有問題，是要故意「貶損七一遊行」，「為政府維穩」。但不要忘記，鍾氏民調在反對派的「佔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反對派要像對付葉兆輝般對他進行人格抹黑，人身攻擊，那鍾庭耀將來還如何為「佔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反對派豈非自毀其民意工具？

應對人口挑戰關鍵在於執行

葉國謙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

人口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基本要素，人口數量、素質及分布，關係到國家或地區的發展。香港面積僅有1100多平方公里，上無黃金，下無石油，天然資源缺乏，「人」是香港最寶貴的資源，亦是本港賴以成功的基石。不過，隨着生育率下降及人口高齡化，香港已漸漸變為一個「少子老齡化」的社會，而這種發展趨勢，將對香港的可持續發展構成嚴峻的挑戰。

香港的總和生育率，自70年代起急速下降，並於1980年跌破自然更替水平。在過去20多年來，生育率大致呈現下行趨勢。相反，隨着醫療技術、衛生及生活環境的持續改善，本港人均壽命卻不斷延長。按政府的統計數字預測，到2023年本港將成為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的「超高齡化社會」，屆時每5個人之中就有一位是老年人，長者人數達160萬。人力資源是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但「少子老齡化」將直接導致勞動人口減少、勞動人口結構老化，以及勞動力供應失衡等問題。按預測本港勞動人口的增長到2018年就會「見頂回落」，到了2041年將下降至340萬，低於2012年的水平，此必成為日後經濟發展的絆腳石。而從社會層面看，若生育率持續下降，難免會影響整體人口及家庭結構。隨着青少年人口比例按年下降，將加快人口高齡化的步伐。此外，家庭成員人數亦會隨着生育率的下降而減少，直接削弱家庭養老護老的功能，最終可能需要將家庭照顧長者的責任，進一步轉移給社會福利體系去分擔。其實，早於2003年當局已意識到「少子老齡化」的問題，並提出過一套人口政策作應對。不過，當年的「人口政策專責小

組」在發表報告後隨即解散，而政府落實小組報告書內的部分建議後，就再沒有後續跟進，就連一次人口政策的檢討亦沒有。到了2007年政府成立「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但竟然到2012年5月才突然公布一份新的人口政策，但時政府任期期尾聲，政策建議最後又無人跟進。

人口政策屬於重要及長期政策，須長時間才能取得成效，其間更不時進行政策調整及檢討。舉例而言，若人口政策定時檢討，政府就不會任由「雙非孕婦」在2003年後大量湧港產子，而長者退休保障的討論亦應早已啟動。因此，人口政策必須有常設的架構專責跟進人口狀況的變化，進行數據整理、分析及研究；同時協調跨政策措施執行，監察政策執行和落實進展，以及適時就現行政策進行檢討。可惜，過去兩任政府均沒有重視人口政策，推出的人口政策不是「虎頭蛇尾」就如「落雨收柴」，成效自然差可憐。

新一屆政府上任不久即重組「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特首亦於施政報告內闡述了人口政策的理念，算是重視人口政策的表現，但政策能否得以落實、持續執行，定時檢討則還要拭目以待。



葉國謙